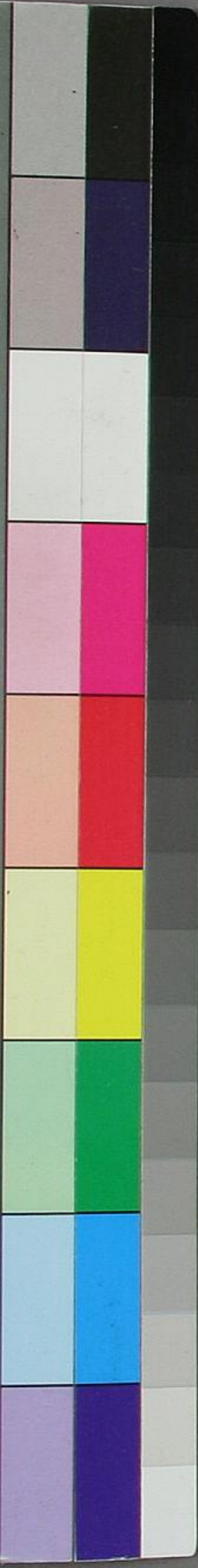


拙堂文話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61



文庫11
A/261

柳田泉文庫



文話卷五

津藩齋藤謙有終著

學者作文不可不先治古書也古書浩博一聞此言
乃茫然起望洋之歎然古書之文有甚佳者有不甚
佳者擇而取之亦不甚多除經典外唯有左氏莊叟
太史公數書而已其他不必盡治以餘力及之可也
左莊已下或取其性所近一二書專心治之亦無不
可也

徂徠之徒治十三家彼摘古書之辭而用之於其文
故不得不博我則異於此學其法而不用其辭故不

文話

卷五

必博也。

後世文宗韓柳而韓柳之文有所由出焉韓謂上規姚姒盤誥春秋左氏易詩下逮莊騷太史子雲相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柳謂本之書詩禮易春秋取道之原參之穀梁孟荀莊老國語離騷太史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學者既學韓柳則又不可不學韓柳所學矣。

文章體制亦出於六經非唯道理也顏之推云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

春秋者也劉勰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規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爲根百家騰躍終入環內柳子厚云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三子之言學者所宜潛心也。

王景文云文章根本皆在六經非惟義理也而機杼物象規模制度無不具備者張安國出考古圖其品百二十有八曰是當爲記於經乎何取景文曰宜用

顧命游廬山訖事將衰所歷序之曰何以景文曰當用禹貢觀此則文章之本經書非唯體制也李性學曰經傳皆聖賢明道經世之書雖非為作文設而千萬世之文從是出焉余謂後世之文苟能明道經世則與聖賢之用心同豈復有古今之異乎哉彼徒以辭句工麗者何足與語之葉水心云文不關世道雖工無益善哉言之也韓柳諸公之文皆原本經術又各取其性所近者專治之韓之孟子柳之國語歐之韓文蘇之國策曾之劉向是也

韓子平淮西碑是學舜典其詩是學雅頌李義山詩云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是也畫記是學顧命考工記毛穎朽者諸傳韓弘韋丹等墓誌張中丞傳後序是學史記董晉行狀送李端公石處士序中辭命處是學左氏送高閑序應科目與人書是學莊叟進學解曹成王碑是學子雲而風調過之如與張僕射書爭臣論自孟子出至原道原性師說等篇直繼孟子韓子之於文可謂集大成矣昌黎賀張僕射白兔狀類終軍白麟奇木對諫擊毬書類相如諫獵書讀儀禮類史遷孔子世家贊獨孤

申叔哀辭類屈子天問燕喜亭記中段倣爾雅守戒
 末云曰在得人倣長沙過秦論結尾柳州貞符類子
 雲劇秦班椽典引招海賈宥蝮蛇諸文類屈宋諸詞
 說車贈楊誨之學考工記漁者對智伯學戰國策山
 水諸記學山海經水經注逼真自解諸書學太史公
 得其風神可見韓柳二子於古書無所不學也
 昌黎送孟東野序謂以某某鳴是本莊子以堅白鳴
 一鳴字發出許多議論先輩以為自周禮梓人為筍
 簾來
 粉白黛黑本出列子及楚辭國策昌黎送李愿序用

之改黑為綠更覺佳正是點鐵成金之手

柳州送解序吾去子終老於夷矣沈歸愚讀本云吾
 去子三字略讀言吾逢子之去也余按漢書鼂錯父
 謂錯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又嚴延年
 母責延年曰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
 汝東歸掃除墓地耳子厚蓋本於此去字屬吾猶言
 吾別子也沈氏之說非是可見不熟秦漢之書未可
 遽讀韓柳之文也

歐陽公於韓文外用力史記其作五代史深得太史
 神髓比昌黎順宗實錄過之遠矣所謂青出於藍者

也。論者謂五代史成，舊史之半，而事迹比舊史添數倍功，不下司馬遷。公亦嘗自謂我作伶官傳，豈下滑稽傳者也。

老蘇之文，雄傑得於先秦，其權書衡論，中有雄辨似儀秦者，有實理似孫吳者，其似處殆逼真。李耆卿云：老子孫武子一理一句，如串八寶珍珠，間錯而不斷，文字極難學。蘇老泉數篇近之，心術春秋論是也。

坡文能作空中樓閣，蓋得之於漆園叟。觀赤壁賦、凌虛臺記，說入虛處可見矣。

韓柳窮秦漢諸家之蘊，而盡發之，奧衍閎深，無所不有焉。唯國策之雄偉，賈晁之明快，在所遺也。及蘇家父子出，周覽秦漢之文，欲擇學之，獨見此種之秘，未盡發也。乃取而學之，縱橫俊偉，成一家之言，故韓柳家之文既出，古書而蘇家之淵源亦遠矣。

世稱班馬，蓋非極摯之論也。韓柳二公推子長至矣，或以子雲配之，亦未肯全與也。至於孟堅，不曾掛於齒牙，况肯配子長乎？但史記之作，始開奧窔，體製未定。至漢書始備，使後世作史者取以為法，此或所以稱班馬，其文則不及遠矣。

太史諸贊皆妙。孟堅錄之，不能出一奇。至於其所自作，殊無可觀者。其他諸文亦皆不能自開門戶。如兩都賦，填相如腔子。答賓戲，摹畫子雲面目。典引襲封禪劇，秦舊套，皆遜本篇。況於子長之文乎？
答賓戲首發客難，既陷窠窟，末云：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云云，一循解嘲，故轍不能少變改，可厭棄也。兩都賦首設問答，筆力最弱。
漢人之文，自董賈奏疏多可觀者。且武宣之際，人材輩出，事多奇偉。漢書之文所以佳，非必班掾之筆工也。

班彪王命論蒼勁可喜，迥在孟堅諸文之上。此可以窺一斑矣。然則漢書佳處，烏知非其父筆削哉？
班掾叙霍光奏昌邑王過惡，讀至一半，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再讀畢，模寫極巧。李性學云：一時君臣堪畫信矣。昌黎藍田丞廳記云：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摹寫之巧，何減漢書？
王勉夫野老紀聞或問新唐書與史記所以異，余告之曰：不辨可也。唐書如近世許道寧輩畫山水，是真畫也。太史公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峯，畧有筆墨，然而

使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之外也。余謂唐書則有間焉。此可為史漢之別也。

史記衛青傳封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三疊用青子字。漢書則一用青子字。而其於餘則曰子而已。曰封青子伉為宜春侯。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干侯。王勉夫云。視史記之文。已省兩青字矣。使今人作墓志等文。則一用子字。其餘曰某某而已。後世作文。益務簡於古。然字則省矣。不知古人純實之氣。已虧。又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三從大將軍。獲王以三千三百

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洪容齋云。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為朴贍。可喜。余謂史記此等處。未見可喜。朱子謂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豪意。然漢書後出。精加刪修。始得齊整。三子反。以此定班馬優劣。不亦疏乎。史記敘事議論。淋漓盡致。故有重沓者。漢書或刪之以取齊整。此可以見班馬之優劣也。史記張耳傳極

寫趙王謹敬之狀曰朝夕祖講蔽自上食禮甚卑有
子婿禮以及視高祖倨慢而漢書刪袒講蔽三字又
寫泄公與貫高相問勞之狀曰後與前仰視曰泄公
邪泄公邪三字極有情致而漢書刪去之韓信傳叙
信出少年袴下曰俛出袴下蒲伏蒲伏二字駭狀如
見所以反視他日榮達而漢書又刪之張良傳叙良
進履老人曰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極
力摹寫良之卑屈所以反視老人倨傲而漢書盡刪
之唯曰因跪進而已如此之類皆不若其舊也
史記張良贊云余以為其人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

貌如婦人女子觀圖起想有情有色漢書襲之乃去
以為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刪去圖字使人
殆不曉其故

史記張耳陳餘魏豹彭越樊噲灌嬰之類直舉姓名
蕭相國曹相國陳丞相則稱其官留侯絳侯淮陰侯
則稱其爵至萬石君則從其諱名稱之雖質朴可喜
似無定例漢書盡書其姓名傳中又皆去其姓曰信
曰耳之類並為後世史氏之式

朱子語錄云高祖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
多高祖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

有一處云陳桓公有寵於王。又曰某嘗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次序。有疎闊不接續處。又曰遷史所載皆是隨所得者載入正文。如今人草藁。如酈食其踞洗。前面已載一段。末後又載與前說不同。蓋是兩處說已寫入了。又據所得寫入一段耳。朱子讀書甚精。非景盧勉夫所及。老子傳末云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上文文勢既盡。又增此兩句。殊覺蛇足。索隱及董份以為贊語。非矣。按此兩句與末篇自序中贊語全同。安知其非劇入。不然朱子所謂未成底文字耳。注家弗察為牽強。

之解可笑。史漢高祖紀並云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顏師古曰奇異也。謂顯而異之。而嫁貴人。朱子文曰欲字宜在女字之下。當曰公常奇此女欲與貴人。於文為順。五井蘭洲曰皆非也。奇如奇貨可居之奇也。言公始常欲以此女為奇貨嫁與貴人。共其榮也。豈班馬而有不順之文耶。今按蘭洲說未是。奇豈有奇貨之義耶。師古之訓不可改也。言呂公欲顯異此女以嫁貴人。有何不順哉。又外戚傳云因欲奇兩女乃奪金氏亦同字法。子文以奇為奇人奇才之

奇故不通耳

太史公虞夏三代本紀多用尚書其不便處或改用訓解字或全句改之非有如李王削足適履者然老蘇非之曰繡繪錦毅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為服則綵繒之不若黃宗羲亦曰史遷伯夷孟子屈賈等傳俱以風韻勝其填尚書國策者稍覺擔板矣

太史公每用古語少改面目以為己語如伯夷傳用文言同聲相應改作同明相照同氣作同類下省水流濕火就燥二句直接聖人作而萬物覩句陶鎔點

化為己語與李王生吞活剝不同

入崑崙之山滿目莫非美玉然有千金之珍有連城之寶不能無差等一部史記固為群玉圃然本紀則高祖項羽世家則陳涉蕭曹留侯列傳則伯夷屈原范蔡廉藺張陳淮陰李廣刺客貨殖諸篇殊為絕佳是連城之寶也

文章有斷續之法史記屈原傳屈平既嫉之云云下挿人君無愚智賢不肖數十句是斷法也其下復下令尹子蘭聞之大怒一句接上文屈平既嫉之一段是續法也乍斷乍續有雲擁中峯之態宋景濂讀本

以為位置失宜移其繫心懷王一段于後移其人君無愚知賢不肖一段于前又刪其楚人既答子蘭勸王入秦三句或謂潔淨明爽誠勝原本何不深察耶果如其說則平平無奇凡手所辨耳歐陽公王彥章畫像記論德勝之戰曰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其下忽曰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云云說入時事俯仰感慨其言未畢又忽曰及讀公家傳云云以接前段猶黃河之水伏而復見妙不可言是蓋得於太史公者也

東坡表忠觀碑直叙趙清獻疏系之以銘王荆公以

為叙事典贍似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見潘子真詩話予因取史記反復觀之殊不相類蓋記者之誤耳因求之於他處獨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直錄制詔下系以贊其體頗類然通篇不能五十字不可謂叙事典贍殊可疑也既讀三王世家具載奏疏制冊不增損一字洋洋數千言下以贊結之叙事誠為典贍荆公本意恐指此篇耳

柳子厚壽州安豐縣孝門銘先列壽州刺史奏言為序至制曰可而系之以銘史繩祖學齋佔畢云東坡做子厚此文蓋以忠比孝全用其體制且柳作史既

全載文極典雅蘇作金陵王氏則以太史公年表許之二文旨意其允合于史法矣今較其文字蘇殊為工宜乎蘇文獨顯而柳文不甚顯也

蔡京得東坡表忠觀碑至天目之山茗水出焉謂坐客曰是其言語初不知某之山某水出焉酈元水經注格也見周輝清波雜誌

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軸畧同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於怨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遠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

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為可尚其重在此則其輕在彼况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何怨之有赤壁賦因客吹簫而有怨慕之聲以此設問謂舉酒相屬凌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簫聲乃若哀怨何也蓋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終歸於安在况吾與子寄蜉蝣於天地哀吾生之須臾宜其託遺響而悲怨也雖然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風山月用之無盡此天下之至樂於是

洗盞更酌而向之感慨風休水釋矣。東坡步驟太史公者也。右見羅鶴林玉露。由此觀之。坡之學太史真得換骨奪胎之法。而鶴林之評殆亦求神駿於玄黃之外者也。

子長同叙智者。子房有子房風姿。陳平有陳平風姿。同叙勇者。廉頗有廉頗面目。樊噲有樊噲面目。同叙刺客。豫讓之與專諸。聶政之與荊軻。纔出末語。乃覺口氣各不同。高祖本紀見寬仁之氣動於紙上。項羽本紀覺嗔惡叱咤來。薄人讀一部史記。如直接當時人。親觀其事。親聞其語。使人乍喜乍愕。乍懼乍泣。不

能自止。是子長叙事入神處。

史記諸贊語簡而意暢。以千里之足。回旋蟻蛭中。而不亂其材。無所不可。

一日無事。抽架上書。得史記孔子世家。其贊語平生不甚留意看。今日讀之。始知其妙。首泛言夫子之德。可仰止。次言適魯觀其廟堂。留不能去。次言其布衣傳十餘世。勝天下君王。終言其道為天子王侯所折中。仰止之意。一節進一節。而首曰孔氏其詞泛。次曰仲尼其詞親。次曰孔子其言謹。次曰夫子其言更謹。尊敬之言。一節進一節。

魯仲連謂平原君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平原君謂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云云。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云云。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衍又謂魯連曰。吾視居此圍城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此段反覆諄諄。不覺重複。朴贍可喜。與前條所論衛青傳。冗複者不同。洪容齋稱為重沓文法。洵然。魯仲連為趙不帝。秦為齊下聊城。既而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其人

奇偉有神龍見首不見尾之概。子長叙二事在前。極熱以此語結之。詘然而止。酷類魯連之為人。

陳眉公狂夫之言云。治安策天人策。纍纍凡數十萬言。漢人長文章。自賈誼董仲舒作俑。申公對武帝。但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此言不獨救武帝。好文詞。且欲救董賈文章之多也。康王命畢公曰。辭尚體要。上之諭俗。且然而况人臣之章奏乎。武宗時。韓公文欲攻劉瑾。而屬李夢陽具奏草曰。母文文覽弗省也。母多覽弗竟也。此言極得告君之體。故觀申公老人一言。覺董賈文章尚有少年氣。予謂賈董

皆以命世之才。遇孝文孝武不世出之主。實千歲一時。况既承問。宜極言無憚。竭囊底之智。以進於前。豈覺其言之多。文之長乎。且漢文聞賈生議。欲任公卿之位。宣室一見。不覺膝前席。其言又多。施行者。養臣下有節。徙淮陽城陽。分齊為六國。至武帝時。衆建諸侯。皆賈生之策也。方其進策。豈患覽弗省哉。如天人策。武帝之問。既四百餘言。仲舒之對。自不得不數千萬言。豈患覽弗竟哉。眉公見後世腐儒進言。動輒累幅滿紙。使世主厭聽焉。而不察其言善否。概以長與多為非。遂病於董賈之文。豈非諺所謂十把一束者。

耶

子長伯夷屈原傳以議論間敘事。賈生過秦論乃以敘事代議論。言秦之強。始皇之驕。陳涉之起。歷歷縷叙。如紀事之文。但其承接送尾處。用一二轉語。斡旋文勢。至仁義不施兩句。綜斷全篇。遂成一篇好議論作法。甚奇。

謝在抗文海披沙云。賈誼出傳長沙。人皆以絳灌為之也。風俗通義載劉向對成帝言。是時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惡通為入數廷譏之。由是疎遠。遷為長沙大傅。既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關

葺尊顯佞諛得志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自傷為
鄧通所愬也乃絳灌諸公猶蒙譖賢之名何歟宋景
文云賈生智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蓋指此而王
浚儀困學紀聞以為考漢史無鄧通事豈偶未之見
耶余久疑絳灌讒斥賢者今得此言為之豁然
董江都之文多名言為洛閩二先生所極稱然至論
政事不若長沙之切實而文亦不及焉朱子亦嘗言
之曰賈誼之文質實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
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又曰仲舒
為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又曰仲舒之文大槩好然

也無精彩

司馬相如多從諛之言然文極俊邁有英氣韓柳諸
公至推配子長余未得其解也頃閱王弼州宛委餘
編云今人知司馬長卿為賦客而不知為經術士又
不知為文翁弟子也按蜀志秦宓傳宓云蜀本無學
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由是蜀學比於
齊魯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王氏此
說可謂闡幽嗚呼相如有此淵源宜哉其文垂不朽
也
枚乘諫吳王書全篇隱語蓋在叛謀未發之先故不

得不如。此後人妄倣之。非也。韓退之應科目與人書。纔說實事。則涉于求。故亦以隱語出之。

中山靖王聞樂對鄒陽獄中書。極多援引比喻。蓋訴冤之言。直指其事。則顯上不明。或觸其逆鱗。禍且不測。故多引喻之語耳。

枚乘及吳王發兵。復上書諫之。直陳是非利害。無復引喻之語。可見其文非徒尚綺麗也。

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鄒陽獄中書。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雖好。辭勝意與氣。故稍不振。朱子語錄問呂舍人言古文。袁自谷永曰。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自

皆作對子。了觀此。則齊梁綺靡之體。非鄒陽輩啓之乎。

揚子雲益有意矯文弊。語務艱奧。亦尚辭。不尚意者也。昌黎取備一體。柳州譏其短局滯澁。亦無甚貶辭。至東坡乃曰。楊雄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譏之太甚。亦不為無故。子雲工摹擬。太玄摹易法言。擬論語。後世所謂古文辭之祖也。然辭皆自己出。與李王字字句句拾人餘

唾者異矣。

薛敬軒評子雲之文曰。思索深至。學問精博。故往往有妙處。止可零碎取之。無大段妙處。余謂昌黎進學解。倣子雲體。佳字妙句。亦可零碎取之。通篇僅僅數百言而已。後人采名著書。命居室。及為別號者甚多。

余嘗檢出之。刮垢磨光。京僧文雄著。紀事者必提其

要。宋袁樞著。通鑑紀事本末。清纂言者必鈎其玄。

澄著。三經纂言。京醫香迴。狂瀾於既倒。明顧起元。含

月啓益著。醫學鈎玄。詩正而施。後人遂稱三敗鼓之

皮。醫師其病其鼓。投閑置散。薦野文學南川其餘名言

為後人所采用者。又衆孫可之評。此篇云。拔地倚天。句句欲活。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勒。騎駿馬觀此。則此篇不唯辭句工麗。所以過子雲也。

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盟坎宋座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新唐書姦臣傳贊云。木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故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感崔柳倒持。李宗覆。嗚呼。有國家者。可不戒哉。蓋本孟堅先輩。或謂此體孟堅所創。洪容齋引荀子成相。皆非也。韓非子內儲說云。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謀。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

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秦人誅。司馬喜殺爰鴛。而李辛誅。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劓。費無忌殺卻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屠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孟堅蓋本於此。韓非說難。文字艱奧。前輩多誤讀。蓋坐不推文理耳。起句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與次句非吾辨之難能云云。同句法。知字一篇骨子。讀為去聲。與下文伸其辨。知處。知則難。知當而加。疏三知字。照應。前輩多讀如字。與第四句。知所說之心。之知。取照應。非也。蓋首三句。言智辨之難。特第四句。言處智辨。

之道下承此句。伸言不可不知所說之心。身危一段。極言說之難。不可不知應首三句。凡說之務。一段。伸言。知所說之心。以吾說當之。至說之成。終引伊尹百里證說之難。引宋富人關期思證身危。以處知之難。總繳上文。下又引彌子瑕事。言愛憎之變。以龍鱗作結。更見難意。丁寧上文章法秩然大。吉炳然不費疏釋。但字句之間。猶有不可曉者。是錯誤耳。文體明辨。有參考說難參史記所載之文。校定之。讀者宜併攷焉。李斯逐客書事理切當。而文字偉麗。秦人之文孰出焉。

其右中說色樂珠玉。使後人為之。一直排去。莫可觀矣。今以二。今字二。必字一。夫字。斡旋文勢。一順一逆。翻轉出來。三段一意。不覺重複。真絕奇之作也。後柳子厚論鍾乳。王錫爵論南人。不可為相。蓋摸仿之。似則似矣。終不能得其奇也。

余酷愛孫子。讀之已久。心竊有所疑焉。嘗著孫子辨一篇。今附於此。冀大方君子見而正之。曰。太史公書孫武仕闔廬事。與左氏孫子不合。余久疑之。吳世家云。王闔廬三年伐楚。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列傳云。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

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左氏載吳楚之爭。詳矣。而方闔廬之入郢。惟有子胥之對耳。至其終篇。孫武事不少。概見太史公叙武之功。如此其盛。而左氏何為不錄。可疑一也。據列傳。武以伐楚之前。始見闔廬。闔廬乃言。觀其十三篇。則其書之成已久矣。然則當其作書之時。越尚蕞爾。其兵不當多於吳。而其虛實篇云。以吳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是似見後來越國之強大。可疑二也。越世家云。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蓋言闔廬五年以後也。春秋昭公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傳云。

始用師於越也。是也。先是雖有小怨。未至用師。旅要之鄰敵常事。孫子著書。傳之後世。不當引為說。而其九地篇云。吳人與越人相惡。是似見後來吳越相讎。怨者可疑三也。據吳世家。武之從伐楚。距專諸殺王僚。僅四年。其著書。不知與諸之死孰先。要之同時人耳。而九地又云。投之無所往。諸劇之勇也。劇。魯莊公時人。相距殆二百年。以同時親見之人。配二百年前耳聞之人。何其不倫也。可疑四也。左氏親在當時。秉筆必不當有此遺漏。孫子亦係武自撰。必不當有此謬誤。是皆太史傳聞之訛耳。余竊謂武生吳越興亡。

之後故其書得言二國之事當闔廬之時無所謂孫武者無所謂十三篇者至若女兵之戲奇怪妄誕尤不可信蓋亦出好事之撰耳戰國策稱自為孫子列傳亦然蓋皆從當時之稱呼也列傳又叙自破魏事云自以此名顯於天下世傳其兵法又其自序云孫子自脚而論兵法後世不別傳自之兵法安知其非十三篇乎蓋武與自本一人武其名而自其別字後世所謂綽號也世以其被別號為孫自猶接輿稱狂英布稱黥耳太史公不察分為祖孫誤矣太史之書本雜取傳聞疑信相半余取其信而闕其疑不獨孫

子也子也莊子之書宇宙間第一奇文後世多學之者如昌黎送高閑上人序佚宕橫肆蓋得其神髓者也然持論則粹明醇正見衛道之苦學莊文者宜為法焉昌黎應科目與人書怪怪奇奇學莊子而克肖焉篇中所用天池有力者等字亦皆出南華庸詎二字又莊叟好常用之

莊叟好用累綦之法逍遙游末段自知效一官者進至宋榮子猶有未樹矣進至列子猶有所待矣更進至神聖之無待終矣刻意篇首言山谷之士次言平

世之士。次朝廷之士。次江海之士。次道引之士。終歸
聖人之德。皆一層進一層。昌黎伯夷頌。東坡墨寶堂
記。實學之。如昌黎送李愿序。又自此脫化來。
莊子養生主。結尾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
養生焉。借他人口。發出正旨。妙柳州郭橐駝傳。結尾
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
為官戒也。正學莊叟。

南華胠篋篇。首云。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
備。則必攝緘縶。固扃鑰。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
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縶扃鑰之不固。

也。劈空突起。離奇天矯。下以健句承接。如鐵索勒駿
馬。越見筆力。柳州韋使君新堂記。首云。將為穹谷嵒
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陵絕險阻。
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
無得焉。蓋學莊叟筆力少遜之。然亦為妙筆。柳州熊
說。又從南華。變憐蛇。章來。

國策之文。雄健橫絕。冠乎戰國。前輩喜其文詞。而病
其多掉闔傾危之說。蓋國策所載。皆當時人之言。與
國語同體。所謂右史紀言者也。史之為職。不擇善惡。
務在傳實。二十三史所載。有甚於掉闔傾危之說者。

人未嘗病焉。七雄相爭數百年，合從連衡之跡，強弱興衰之蹤，賴有此書，存豈可棄而弗省哉！且此書多為後人模範。司馬子長得之，為漢良史。蘇家父子得之，為宋名臣。飴一也。盜跖粘牡柳下餌，老在用之，何如耳。

清陸稼書著，戰國策去毒有序載，其三魚堂集中。蓋恐邪說之毒人，而去其太甚者也。欲使子弟讀之，固當然也。

先秦之文，左氏之典雅，南華之怪奇，國策之雄偉，至矣。老列之高古，孫吳之簡明，韓非之峭深，三閭之悲

憤亦至矣。猶相梨橘柚之味，風華雪月之觀，其悅人口，怡人目，一也。荀卿之文亦成一家，稍失之方。呂覽則失於平弱，國語之文衰，茶不振，皆不及諸子也。人多言春秋時人盡善，辭令予謂不然。此乃左氏修飾之善，爾較之公穀，則知之矣。左氏記楚人對齊管仲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辭令典麗，意思悠遠。使千載下想其為，何如人。穀梁則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及我將，問諸江，不見其難。及且以君字為我字，索然無味。

秦伯襲鄭事三傳皆書公羊云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注宰冢也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嶽嶽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穀梁語句畧同雖叙事簡老不如左氏之文有精采光燄矣

呂氏春秋亦紀此事云秦穆公興師以襲鄭蹇叔諫

曰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皆以其氣之趨與力之盛至是犯敵能滅去之能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于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由與視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過師必于殽汝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為吾尸汝之易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興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

是獨為詳然語慢而文冗不及公穀之簡健矣益知左氏之高也

左氏叙事簡古辭令典麗非諸子所及但如臧哀伯諫納郟鼎富辰諫襄王伐鄭晏子和同之對醫和淫疾之對鋪張太過當時本語恐不至此得無非丘明文飾之過乎范甯序穀梁傳云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斯言信矣昌黎稱為浮誇浮誇非好字面褒中有貶亦范氏之意耳

朱子云柳文較古但却易學學便似他學柳文也得但會衰了人文字余亦嘗云左氏之文易學太史之文難學然學左氏者有局促之態使人一見知其為左氏學太史者無艱澁之態使人不知其所本檀弓之文最高後人配左傳稱為檀左然其與左氏紀太子申生事詳畧不同呂居仁云讀左氏然後知檀弓之高遠也李耆卿亦云國語不如左傳左傳不如檀弓叙獻公驪姬申生一事繁簡可見

又呂居仁云南宮縉之妻之姑之喪三之不能去其一進使者而問故夫子之所以問使者使者之所答夫子一進字足矣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諒哉李耆卿云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

者卜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祈子
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者
祈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此段言沐浴佩玉者四
讀之不覺其重複二子之言洵然
檀弓句法有極長者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九字
一句曰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曰孰有
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曰苟無禮義忠信誠慤
之心以蒞之皆一句十三字有極短者曰華而皖三
字一句曰立孫二字一句曰畏厭弱一字各一句鶴
脛不可斷鳧脛不可續極長極短各得其宜

二典臬陶益稷禹貢牧誓無逸之文典雅可學矣盤
庚大誥等之文佶屈不可學也

今文古文之異宋以來聚訟成一大獄余謂不須多
言細觀其文則知真偽矣如秦誓郊社不修宗廟不
享是魏晉人駢儷之習為偽明矣如牧誓四方多罪
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連用五
個是字錯落奔放是真古文者也偽古文中能有一
語如此者耶

堯典謹布置之文禹貢分綱目之文並萬古叙事之
祖也堯典首總叙帝堯聖德其下授時治水嫁女試

舜受終。巡守。欽刑。格祖。命官。逐次。歷叙。篇末。總叙。帝舜。始終。井井。有條。如門庭殿廡。府署。房閨。各有定處。不可亂也。

禹貢首云。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二句通篇之綱。冀州以下九段。是敷土之日也。導山一段。是奠高山之日也。導水八段。是奠大川之日也。九州攸同一段。是總叙。五服一段。是補叙。章法秩然。一絲不亂。

禹貢一篇。不唯篇章秩然。有法。下字亦皆不苟。元白珽。湛淵靜話曰。禹導水。有言至者。有言過者。有言會者。

者。以二水勢鈞。而相入。謂之會。如江會于匯。濟會于汶之類。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如河過洛。汭過洛水之類。凡言會。言過者。水也。其言至者。皆山澤名也。若河至龍門。至華陰。至底柱。皆山名也。河至孟津。則地名也。河至大陸。濟至于河。皆澤名也。至于澧。至于東陵。又陵名也。

易象象之文。奇古。說卦雜卦。高古。獨繫辭文言之文。古而流。豈可學矣。

詩如谷風。七月。東山。生民。賓之初筵。諸大篇。叙事可法。李耆卿云。詩唯生民一篇。如廬山瀑布泉。一氣輸

瀉直下略無回顧自厥初生民至以迄于今只是一
意又云韓歐禱雨文並從詩雲漢篇得來又云歐公
醉翁亭記結云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是學詩采
蘋篇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二句

醉翁亭記全篇用也字蓋學詩墻有茨君子偕老易
雜卦傳荀子榮辱篇先是昌黎祭潮州太湖神文既
用此體歐文更覺出藍又論語云吾見其居於位也
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又曰
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
子也孟子云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

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
云云是以君子遠庖厨也皆用也字成章莊子逍遙
游從篇首至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亦
用也字尤奇者也

論語語簡而意包聖人之文也孟子語繁而意暢賢
人之文也

解釋經旨貴於簡明惟孟子獨然其稱公劉之詩乃
積云云而釋之之詞但云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
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其稱烝民之詩天生烝民
云云而引孔子之語以釋之但云故有物必有則民

之秉彛也故好是懿德用兩故字一必字一也字而四句之義明彼訓曰若瞽古三萬言真可覆瞽也此洪容齋隨筆之說可謂善論古書矣

孟子之文疏而暢後世之人可學者也昌黎老泉得之雄視百代學者宜枕籍焉

孟子之文多舉大旨於前推衍於後首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一章大旨王曰己下至不奪不履是衍說王何必曰利句未有仁一節是衍說亦有仁義句下復以王亦云云二句結之沼上章引詩一段衍說賢者樂此句湯誓一段衍說不賢者不樂

句靈囿靈沼貼沼上字麋鹿魚鼈貼鴻雁麋鹿字偕樂偕亡對說此等章法尤易看者初學之士宜熟玩焉

好辯章一治一亂提起全篇下文交迭分叙當堯之時一亂使禹治之一治堯舜既沒又一亂周公相武王又一治世衰道微又一亂孔子懼作春秋又一治聖王不作又一亂吾為此懼又一治說亂皆順說治皆逆交互相間而下禹抑洪水以下總略前文以入己事下更補能言二句作結通篇有順說有逆說有總說有補說諸法悉具昌黎曹成王碑似倣之者王

姓李氏一段順叙王生十年一段逆叙上元元年一段順叙王之遭誣一段逆叙初觀察使虐一段又逆叙太妃薨以下二段順叙王之在兵一段逆叙王始政於温一段是總叙道古進士以下是補叙與孟子之文雖體制異機軸則同

孔子言道德獨有一仁字而已孟子廣之加義禮智以爲四性至於漢董仲舒又加以信字名爲五常夫子之言簡約可尚而二子之說明確不可易使夫子聞孟子之說則必以四性爲然使孟子聞董子之說則必以五常爲然其說雖如有異而其意未曾不同

也近世談經者或疑謂四性六經之所無而孟子創之五常創於董子孟子以上不言夫先聖有所未發則後聖發之先賢有所未詳則後賢詳之堯舜以來未嘗無四性五常之理特未發而已特未詳而已今謂董子之五常異於孟子則亦謂孟子之四性異於孔子耶謂孟子之四性異於孔子則亦謂孔子之仁異於堯舜耶堯舜未嘗言仁至於孔子發之孔子未嘗言四性至於孟子發之孟子未嘗言五常至於董子發之而後其說愈備然則孔子之於四性五常所欲言而未言二子之說有功於聖門大矣今反以古

文
卷六
人之所無而不取。何其陋也。必古人之所有而後可。則是上棟下宇。終不易。穴居野處。火化粒食。終不易。茹毛飲水。棺槨衣衾之美。終不易。反櫛衣薪之質。冠冕黼黻之文。終不易。毛衣卉服之陋。結繩之治。終無改。而書契之便。終不行。今人處後聖之居。服後聖之製。啜後聖之食。用後聖之書契。未嘗有致疑者。獨至於道德之說。非先聖之所有。則不取。先用而後體。棄本而從末。此非先聖拜昌言之意也。易之一書。伏羲畫之。文王周公從而繫之。至於孔子。又廣以十翼。其說或相出入。然後人未敢容疑。不但不敢疑。又並尊

信。以為萬世不刊之經。無他。以其意同也。故道德之說。顧其意何如耳。不當問古今有無也。蓋孔子之時。王澤未斬。氣象渾厚。故其言簡約而足矣。至於孟子。恐世人不能曉。故開以四端。示以四性。其說詳明。使人瞭然。知所省察。存養其後。風俗日卑。人心日薄。雖有行仁義者。多出於假偽。而不出於誠實。惻怛董子憂之。加以一信字。其意深切。安得謂非孔子之意乎。且也。古人立言著書。皆吐其胸臆。不規規學先輩言語。故其言與書。口氣各異。體面各殊。豈如後世文士剽竊先秦。模擬盛唐。塗附雷同。可厭惡者耶。嗚呼。世

儒之學知求辨於口耳不知求益於身心故其疑區
區在言語文字之間而不能繹其意之合否苟知求
益於身心則必知二子之不誣矣

古人之語相似者多然字句不盡同觀此可以知點
化之法矣管子海不辭水故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
能成其高墨子用其一句云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
也故能大李斯又銜之云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
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
明其德又管子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
則人畏其威而載之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

得之而易其威司馬子長約之云猛虎在深山百獸
震恐及在陷穽之中搖尾而求食後者皆勝前者可
謂善變矣

古文有倒句戰國策猿獼猴錯木據水則不如魚鼈
歷險乘危則驥不如狐狸驥字當在歷險上而今
在則下此倒句也近時注家弗察以狐狸兩字為
銜可謂踈矣說苑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
酒肉腐於俎亦倒句也注家又謂爵腐於酒當作酒
腐於爵踈謬與上同尚書月正元日論語迅雷風烈
楚詞吉日兮辰良史記飯菽藿羹並一正一倒古文

奇法也。韓吏部好用此法。如送文暢序。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羅池廟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是也。李華吊古戰場文。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亦用此法。杜樊川阿房宮賦。鼎鑄玉石。金塊珠礫。二句皆倒。更奇。蓋自漢書董賢傳。漿酒藿肉。得來。詩家亦有用倒句者。如老杜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又久拚野鶴如雙鬢。是也。羅景綸曰。若正言之。當云雙鬢如野鶴也。非矣。是本倒。野鶴如三字耳。

昌黎與陳給事書。衣食於奔走。言奔走於衣食也。其

法與左傳室於怒。市於色。同。亦倒句也。世人多解為衣食於奔走中。謬矣。

文話卷六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 page.

文話卷七

清吳冠山云散體文如圍棋易學而難工駢體文如
 象棋難學而易工余謂詩如象棋文如圍棋凡學詩
 者自黃小知填字至成人得數百千首而後始可觀
 焉然三家村裏或有以詩聞者文則不然至成人始
 學之學之成數篇則可觀焉然通邑大都以文聞者
 幾人世人以黃小輩不能學文遂謂文難學而詩易
 學其實不然也蓋詩易入而難學文難入而易學至
 論工之難易文難而詩易耳

文難工於詩蓋係才之大小也文非才大者不能工詩亦要大才然詩才如春華文才如秋實詩才如金銀珠玉文才如布帛菽粟故李杜諸人之才不比韓歐諸公無施不可也求之前古漢世善文章如賈董諸人者皆兼經濟之材後世宋朝唯尚文章故如韓范輔弼之材皆由進士而出明代承宋朝餘風故劉青田王佐之材王陽明軍旅之材皆因文章得之凡晰文理不止為作文之資又為讀書良法世人讀書多不知此法逐字逐句而解之故其於古書往往不通若得此法雖字句或不通大意莫不了然故讀

書者以晰文理為要

晰文之法先分章段次看照應而求旨意所在則莫不通如此而猶有艱澁不通者非誤譌則錯脫闕疑可也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云韓文既讀之後須反覆詳看每篇先看主意以識一篇之綱領次看其叙述抑揚輕重運意轉換演證開闔關鍵首腹結末詳畧淺深次序既於大段中看篇法又於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於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則作者之心不能逃矣譬之於樹通看則絲根至表幹生枝枝生華葉大小次第相生而為樹又折一幹一枝

看則又皆各自有枝幹華葉猶一樹然未嘗毫髮雜亂此可以識文法矣。是看韓文之法也。看他文皆宜用此法。

文譬之人身。其中以意為主。氣爲之輔。其外以篇爲體。章爲之肢。字句爲之毛髮。數者不具焉。則不得爲久矣。亦不得爲文也。

世人作文。意既不瑩。氣亦不盈。肢體雖具。偶人而已。然肢體具者。猶得爲文也。彼唯知排字填句者。獨有毛髮而已。烏得爲文哉。

文有頭有腹有足。是篇法也。頭欲小。腹欲滿足。欲健而不欲大。是章法也。然此其大畧而已。若細分之。則四肢百骸在焉。又欲各得其所也。

一篇之中。有數行齊整處。數行不齊整處。齊整中不齊整。不齊整中齊整。或緩或急。或顯或晦。間用之。此李性學之說。所謂章法也。猶四支百體。或圓或方。或長或短。或大或小。其形各異。而各得其所也。然頭領自爲頭領。手足自爲手足。不相接續。則亦不能成體矣。故李又云。常使經緯相通。有一脈過接乎其間。此篇法也。苟能如此。則文得渾成矣。

宋潛溪論文賦詩簡子充。并寄胡教授仲申。曰。當其

探觚欲鼓勇收視返聽探元精游魚中鉤曳深止鉅
獸投窳離叢坳斯須朝崖變夕谷惚恍西海爲東陵
精神所至萬物懾索籥亭毒縱復橫真醇魯邦見郢
鼎冲雅高辛陳五韻渾圓牘應振逸響縟麗鶴雀梳
文翎嚴森五刑布秋肅華潤百卉含春榮勁如韓彭
將貔虎仰揭斗柄麾橈槍艷如長楊較羽獵蒙盾負
羽驅鸞旌高排霄漢跨箕尾呼翕沆漉游太清未幾
直墜九淵底察之無跡聞無聲幽入陰宮作鬼語秘
怪詭詭難爲聽劃然大明赤於火景曜所鑠流爲瓊
似茲妙翰造化軸可以小技相譏評此能探其微而

窮其變學文者當各書一通置於壁間

凡作文始戒率易終要縱橫昌黎云吾懼其雜也迎
而距之平心而察之是戒率易之謂也老泉云出而
書之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是要縱橫之
謂也書家有布置小心下筆大膽之語亦是意也
文務要合格法然拘法不條暢者未爲得也倪元璐
云文必馳騁縱橫務盡其才然後軌於法斯言得之
矣

周公謹齊東野語曰李德裕文章論云文章如千兵
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黃夢升題兄子庠之辭云

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闐然泯滅。歐公喜誦之。遂以此語作祭蘇子美文。云子之心。曾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斥。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破。震汗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東坡跋姜君弼課策。亦云。雲興天際。歛然車蓋。凝虛未寂。瀰漫靈霽。驚雷出火。喬木糜碎。般地熱空。萬夫皆廢。雷練四隊。日中見沫。晷而收野。無完塊。張文潛雨望賦云。飄風擊雲。奔曠萬里。一蔽率然。如百萬之卒。赴敵驟戰。兮車旗崩騰。而矢石亂至也。已而餘飄

既定。盛怒已泄。雲逐逐而散歸。縱橫委乎天。未又如戰勝之兵。整旗就隊。徐驅而四歸。兮杳然。惟見夫川平而野濶。皆同此一機括也。余嘗謂文章要豪壯勇往。然豪壯而不收斂。勇往而無歸著。未為得也。今觀公謹所載。先獲我心。故全錄之。

岳珂贊米元章臨智永草千文云。永之法。妍以婉。章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祖褐不浼。夜戶不啓。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此論書矣。亦可以論文也。韓之學孟。歐之學韓。近

文言 卷七
陳眉公論李于鱗古樂府云刻畫古人是後生第一
病武陵桃花惟許漁郎問津一次再跡之便成村巷
矣。禪家公案亦然不獨桃花也。此論詩矣亦可以論
文也。昌黎陳言之務去似之。

陳言之務去。世人多以為去古言。然韓文中用古言
不可以一二數。陳言謂陳腐熟套人人能言者。非謂
古言也。歐陽公曰。凡作文發意第一番來者。陳言也。
掃去不可用。第二番來者。正位語也。傳之亦不可盡
用。第三番來者。精意也。方可用之。韓文公所謂惟陳
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法如此。黃宗羲曰。陳言

者。每一題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處。纏繞筆端。剝去
一層。方有至理。可言。猶如玉在璞中。鑿開頑璞。方始
見玉。不可認璞為玉也。不知者求之。字句之間。則必
如曹成王碑。乃謂之去陳言。豈文從字順者。為昌黎
之所不能去乎。此說得之。

昌黎用論語。吾其被髮。左衽曰。服左衽而言。侏離矣。
用孟子牛羊茁壯長而已。曰。牛羊遂而已。皆規以己
權度。未有全襲用者。至用古人意。用古人法者。比比
有之。是可謂善用古人矣。彼剽竊古人語。不知用法
與意者。為鈍賊而已。陳龍川云。經句不全。兩史句。

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語。不用古
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至於使事而不為事。使或
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他事
來影帶。出題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開闔。首尾
該貫。曲折關鍵。意思常新。若方若圓。若長若短。斷自
有成。摹不可隨。他規矩尺寸。走也。苟自得。作文三昧。
又非常法。所能盡也。是論作文之法。盡矣。學者宜潛
心焉。

文有全篇用古人語。不為蹈襲者。方正學扇贊云。大
火流金。天地為爐。汝於是時。伊周大儒。北風其涼。雨

雪載途。汝於是時。夷齊餓夫。噫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惟我與爾有是夫。近世室鳩巢先生書。誠敬二字。
後云。何謂誠。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何謂敬。不顯亦臨。
無射亦保。何以存誠。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何以持敬。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正學之言。存出處之義。鳩巢之
言。陳持守之功。皆典雅簡核。真儒者之言也。予常誦
之。
凡作文。議論易。而叙事難。譬之叙事。如造明堂辟雍。
門階戶席。皆有程式。雖一楹一牖。不可妄移。易議論。
如空中樓閣。不厭出新意。故難易迥異。

初學之徒譯國字之文每苦不成語蓋國字之文與漢文體制迥然不同逐句逐段而為之終不相類必以所欲紀事實思一過具於胸中操筆不拘原文序次除煩刪蕪前後錯綜得其宜則可

叙事不須用成語不須用俗語但名物無古語者則須用俗語如歐史暖殿算子是也羅大經鶴林玉露曰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算子木知顛倒何益於國算子本俗語歐公據其言書之殊有古意溫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算不知縱橫不如歐史矣趙翼陔餘叢考曰俗禮新遷居者鄰里

送酒食過飲曰暖房按王建宮詞太儀前日暖房來五代史後唐同光二年張全義及諸鎮進暖殿物則其名由來久矣觀此則凡名物用古名及漢名者皆非也器械無漢名如保侶之類則用其字可

凡紀前人語須據實書之或用俗語可矣史記之夥頤涉晉書之寧馨阿堵皆用當時之語曾無所改也蔡條鐵圍山叢談王性之曰宋景文公作唐書多易前人之言非不佳也至若張漢陽傳前史載武后問狄仁傑朕欲得一好漢顧是語雖勿文寧不見當時吐辭有英氣耶景文則易之曰安得一奇士用之此

固雅馴矣。然失其所謂英氣者。此言得之。
凡實語少助語辭。如尚書易象春秋儀禮是也。後世
傳記碑碣等文亦然。叙事之文。法不得如此。議論
之文。係當面說話。須多少推開轉折。故不得不多用
助語也。

凡譯國字之文。須照原文增之。不可漏。亦不可柴栗。
山紀那須與市事曰。既而阿波讚岐叛平氏。而待源
氏者所在山洞。往往十騎二十騎相將。而來歸判官。
兵及三百餘。當日日向暮。不可決勝。源平交收兵而
退。海上艷裝一小舟。望岸搖來。距岸七八段。轉而橫。

舳而止。源軍疑而視焉。舟中出宮娃。年可十八九。綠
衣紅袴。開純紅扇。畫旭曦者。挿竿樹之。船頭向岸。而
招判官。召後藤實基。問曰。彼欲何為。對曰。是應使我
射也。臣意或者將軍進當箭道。而觀翫姬妓。則欲巧
狙而射落也。但扇則似可使射者焉。判官曰。我軍可
能射者為誰。對曰。巧射固多。就中下野國人那須太
郎資高之子。與一宗高者。力雖稍劣。而手則巧利矣。
判官曰。有徵乎。曰。諾。其賭射禽鳥。三必二得矣。乃命
召之。與一尚二十左右之男子也。披茶褐戰袍。紅錦
飾襟袂。擐青緇甲。佩白帶刀。背負一箬。二十四枚。班

羽箭加挿鷹羽，鳴鏑一枚，腋繳纏漆弓，脫鞞繫鎧紐，進而跪馬前。判官曰：宗高汝射扇正中，令敵軍寓目，則如何辭？曰：臣自料不知其可能也。若誤射，則永為我軍弓矢之辱矣。請更命定能者。判官大怒曰：此行發鎌倉赴西國者，其豈可違義經之令？若毫存枝梧者，須速歸鎌倉也。與一私謂：若再辭，恐成惡意。乃曰：然則其逸則臣不敢知也。既有命矣，請嘗試之。乃起鐵驪肥健，駕金稜鞍，以跨之。整頓弓在手，促轡向汀而步。我兵目送久之，言曰：此壯夫定能者。判官亦視似以為委得人焉。既的道較遠，驅馬入海一段許，距

扇猶有七段，遠近。時二月十有八日，日已加酉，會北風頗烈，高浪打岸，船乍湧乍陷而漂泛，扇亦不安。竿而閃曜海面，則平軍一行列，軸而注目岸上，則源軍並轡而凝視，極為顯場盛事矣。與一閉目默禱曰：南無八幡大菩薩，殊我國日光權現，宇都宮那須湯泉大明神，請令射夫扇正中。也。若誤事者，折弓自裁，面不可再向人也。神欲使一歸本國者，此矢勿使逸焉。既開目，風粗恬，扇如容射者，乃取鳴鏑架上，引滿而發。雖然，劣力而十二拳，飛鏑響浦，長鳴射斷扇眼上寸許，餘力遠去入海。扇則揚而舞，空被春風翻弄一

再颯然散落海中。純紅之扇。夕日映發。委白波浮沉。泛泛舟師擊舷而賞贊。陸軍鼓箠而嚙呼。文頗近小說體。然照平家物語不漏一辭。筆筆飛動。寫得如畫。在原文之上矣。

中井履軒紀俗傳。猿鳴復讎事。曰。經四十有七年。春。王。六月。丁戌。大雨。雪。夏。七月。解師伐表。甲亥。入表。獲表侯。戊丑。用表侯于解山。秋。十月。傳四十七年。春。大雨。雪。書不時也。七月。解伐表。獲表侯。復讎也。初。解子之未生也。其母適野。見表侯在樹上食柿也。從而請一顆。表侯怒。擇未熟者而投之。中龜甲破而卒。解子

胎方盈。自闕出。匍匐橫行而歸。長而好勇。善擊劍。恒弩目戟手而罵。曰。表侯親讎也。我必復之。每罵未嘗不噴沫。歲峙。黍以為糗。是歲大雪。無柿實。表侯大饑。於是興師。麻石遇諸途。問將何之。解子曰。伐表復讎也。所齎者何。曰。黍團。為天下之最。麻石請從。許之。牛異。金聶。金咸。栗子亦至。謂之如初。皆從焉。壬酉。圍表。金咸與栗子宵孔壁而入。金咸匿于衾中。刺表侯。栗子爆其爐。表侯一夕三遷。丙丑。解子親以師門焉。牛異伏于門側。麻石金聶先登。表侯懼。欲奔。方出門。遇牛異而滾焉。麻石下而壓之。金聶挾之。去其指。解子

揮劍三擊劉之遂滅袁族戊丑用袁侯以祭其母也
叙事簡老學左氏而克肖焉未可以游戲之作輕之
也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蓋正名學者先務不可不慎也
今乃自學者亂之護園諸人不得不任其咎

官名係朝廷之制不當以意改以一位為一品大臣
為丞相太宰帥為都督諸國守為刺史之類雖古有

之皆用之稱呼間而已未嘗有為定稱者也至室町
氏之時士大夫闡沕不文使緇徒操文柄此輩皆一

知半解喜為新奇遂成此誤流習已久至慶元之後

儒士猶多承其誤而弗察也近世稍有知其非者猶
未盡改宜爬剔痛除之

言從前稱謂之非者貝原益軒為之始伊藤東涯次
之然益軒謂唐山為中華東涯謂京都為京兆猶蹈

從前之弊久習之不可改一至於此

近世有尾藤二洲稱謂私言菱川大觀正名緒言平
春海時文摘批極斥從前稱謂之非學者不可不讀

菱川大觀嫌關東官名不雅馴擬而制之甚無謂也
先師精里先生嘗謂如金元史猛安謀克達魯花赤
直據實而書未嘗以此為嫌學者宜從之故其集中

如御書物奉行。御持筒同心。直據實而書。未肯以他名換之。

親王公卿皆係爵位。不可私移易。其書法皆有定體。親王曰具平親王。法親王曰圓慶法親王。之類是也。近人或書曰親王具平。曰法親王圓慶。又省親王單曰王。省法親王曰親王。曰法王。曰大王。皆非也。公字書在名下。曰近衛基實公。曰九條兼實公。是也。唯此或曰近衛公基實。曰九條公兼實。亦無不可也。如鎌倉室町諸公。皆為天朝公卿。除史書外。不可斥其名也。余觀撰集書法。大臣唯書其官。曰攝政

太政大臣。或舉其稱號。曰後德太寺左大臣。三位以上書官與名。曰大納言國信。曰從三位賴政。四位書姓尸。曰藤原定家朝臣。五位以下書姓名。曰紀貫之。曰壬生忠見。勅撰之書。猶不敢名大臣。三位四位猶存體貌。凡有官位者。且據此斟酌也。國家字。西人獨用之。於天子。我邦不必拘。可矣。西土秦漢以來。萬方統一尊。故獨用之。於天子。已我邦無論。霸府諸藩。又皆有分國。為其臣子者。稱為國家。有何不可。天子自有皇室朝家等之稱。亦不至失上下之分矣。自餘稱謂。准此斟酌。可也。

公本為大臣之稱。不可妄用。侯非本朝封爵。用之無妨。但如謂薩摩侯某仙臺侯某。似周時封爵。書法甚為不可。單稱薩摩侯仙臺侯。又稱島津侯某伊達侯某。則可。唐人稱柳宗元為柳侯。韋處厚為韋侯之類。亦非其定稱。

謚下書侯。漢人有例。或可據用之。魯侯爵也。春秋書為公。是內辭也。我邦國主之臣。稱其君為公。亦無妨。朝廷稱謂有一定之例。操觚之士所當慎也。然後世有霸府藩國。古制所無。雖受朝爵。有名無實。稱呼之間。有不可一概者矣。宜審事體斟酌之。夫名

固可慎矣。實亦不可不檢也。徂故不檢。實元弘之所。以復亂也。震威不慎。名明德應永之。所以取譏也。二者皆失之。

我邦神聖繼統。別成一天下。其曰中國。謂我邦中土也。其曰蕃夷。謂邊鄙及外國也。故天子自稱曰大八洲。稱之於外國曰日本。臣子稱之曰皇。稱之於外國曰大日本。近人稍知倭奴大東等之非。改曰皇和。是亦倣西土未盡善也。大寶著令。天子宣於蕃國曰日本。天皇舍人親王以下撰國史曰日本書紀。續日本紀。除歌書物語外。未有稱和者。蓋上古大和。日本互

用之猶殷商梁魏之稱及中古定制棄和而不用唯用日本字故今及國史如此耳

著書涉外國事則年號及姓名上宜揭國號曰大日本不涉外國事則否

柴栗山著文係外國事年號上單揭皇字曰皇天明幾年曰皇寬政幾年蓋本唐人唐人墓碑行狀之類凡書出仕前代者稱其國號仕本朝者單稱皇

古人已有皇代記皇年代記等書如本唐人者然如北畠准后神皇正統記神謂神代皇謂人皇蓋皇代記等書記人皇之世故謂皇且非本唐人也

近人謂京都曰京師非也司馬晉避景王名京師為京都我邦非襲之然既為定稱則不當私改也如他洛陽雍州等之非先輩既論之

古謂太宰府為西都見古事談等書鎌倉為東都見空華集等書其餘國郡稱都者甚多西土史漢所書諸侯王治所皆稱都如蜀之成都後世仍沿稱之和漢之例如此蓋京字除王都外不可用都字稍輕稱呼之間或用之他所亦不妨然冠以東西等字者似對皇京而言近時稱江戶為東都遂或謂平安為西京甚乖恭順之意且舊謂左右京為東都西都則此

稱不可用於他所矣。如謂江都則似不妨。然用爲定稱則猶爲不可也。

我邦有國而無州有郡而無縣。如謂山城爲城州謂甲賀郡爲甲賀縣及謂西海九國曰九州南海四國曰四州之類。泛稱之外不可用也。

吾邦中古定制以國統郡。本與漢制郡國並置者異。近人多不曰國郡而曰郡國。非本朝之制也。

輟耕錄云。橋李願淵白特才傲物。嘗入京獻燕都賦。翰長元復初不喜曰。今大朝四海一統。六合一家。燕蓋昔時戰國名。何燕之稱。淵白慚恨而歸。明王鏊修

姑蘇志成。楊循吉曰。志修于本朝當稱蘇州。姑蘇吳王臺名。豈可以此名志乎。鏊大稱善。改之。夫用異代之名。既爲不可。况倣異域以損益本邦地名可乎。

朱子曰。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雪上。此換字法也。由此觀之。宋末之弊。一與近世相似。

林家稱將軍家爲大君。甚適事體。和歌有稱天子爲大君者。非其定稱。似不相妨。且霸府用此。

施於報韓書。永爲定式。不可私議也。中井竹山逸史據此推之。其城曰大城。其府曰大府之類。皆可循也。

天子曰崩。公卿曰薨。四位五位曰卒。士庶曰死。是我邦之制也。諸侯曰薨。大夫曰卒。是周時之制。不足為據矣。

後世國主以上儼然似周時。諸侯其老儼然似周時。大夫然。國主猶多叙四位。不可用薨字。其老皆無位階。不可用卒字。但君曰逝。老曰沒。則得適今日事體。且此兩字不見於令。則亦於義無妨。

雖士庶亦有不可謂死者。宜以終字代之。外國之君無所屬者死。宜書殂。曰明主某殂。曰清主某殂。是也。有所屬者死。宜書卒。曰朝鮮王某卒。曰琉

球王某卒。是也。金石例曰。外國不相屬時。則書某國王某殂。立則書某國主某立。自朝廷立之者。則書某國王某卒。立某人為某國王。未封王者。書世子。此尊本朝之故也。故我邦循之。亦無不可也。

今人文書妄用擡頭平闕式。非也。按公式令。先帝天子皇太后皇后之類。並平出。太社陵號天恩詔旨中宮東宮之類。並闕字。曾無擡頭例。且載公式令。則用之。表疏而已。私書則無平闕法。觀古人所著書。可知矣。

凡事從謹慎。則無不可。故私書雖無平闕式。畧立其

例亦無妨。凡關皇室者，概闕二字。關霸府者，概闕一字。列國之士於其君，亦闕一字。如此則亦足伸臣子之情矣。但平出上書外不可用也。應酬文字非朝制所關，或從唐山之例，用擡頭若平闕亦無不可。

凡籍貫當書其所產，不當做西土人書其生之所自。出如物徂，徂自稱三河室鳩巢，自稱英賀，非是。且如西土李氏稱隴西，崔氏稱博陵，以此別於他所同姓氏者而已。我邦除朝廷外不稱姓而稱氏族，氏族則多以其生之所自出為稱號。河內源氏本居石

川，故稱石川氏。相模平氏本居三浦，故稱三浦氏。如此之類，不須復舉本國名也。舉本國名而不舉其所產，使人不知其為何處人，非例之善者也。寄園寄所寄引登科錄曰：今登科錄叙其生之所自出，輒曰某處籍某處人，非也。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以皆東夷地，故為東夷人。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皆西夷地，故為西夷人。何嘗云某處籍某處人哉。四世而總己服窮，而親盡矣。况四世而上焉者乎。猶曰某處人，無謂甚矣。或曰朱子閩產也，猶自稱新安，何也。曰韋齋君本婺源人，因仕入閩，生文公，寓居建陽。

文話卷七
之考亭其曰新安不忘本也若世代既遠而猶云云者豈不甚無謂哉西土人猶以此為非况於本邦舊無此例乎

近人或書生人名曰諱某甚為不祥西土亦有此誤不可從也綠雪亭襍言曰生名死諱周制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然臨文不諱近日士大夫文字中稱生者之名亦曰諱某非禮也又說儲曰生曰名死曰諱故廟諱曰諱御名曰名西人辨其非如此

文話卷七

文話卷八

津藩齋藤謙有終著
朱子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途必往游焉而昌黎以不造南昌登滕王閣為平生之恨矣蓋山水之觀足以激發志氣豁開胸襟為益不少故自仁智之人樂之也余仕藩國出入不能自肆平生所游不過畿甸之間至遠邦瑰偉絕特之觀常恨不能寓目焉噫嘻非會誓沅湘之壯則無助子長之作非終南黃河之大則無發欒城之文余雖駕下哉竊有慕於二子也記之以期他日

明汪文盛叙萬山云直者吾得以爲方曲者吾得以爲智岬然者吾得以爲邃窪然者吾得以爲宏崑而
峩者吾得以爲節劣而崩者吾得以爲奇其摩蕩峻
極之勢可以作吾氣其開闔變化之狀可以發吾文
其生育植養之功可以推吾仁其升降敬正之形可
以固吾守觀此則山水之益於人非一端矣
子長周覽天下名山大川故其文魁偉而渾浩子厚
窮觀南中怪巖幽溪故其文嶄絕而深邃山水之移
入何異賢人君子之薰陶焉清儲六雅云荆川之文
似荆溪震川之文似震澤理當然爾

柳子厚袁家渴記云舟行若窮忽又無際語雖不多
妙寫輿曠兩般之趣使人神逝焉沈歸愚讀本評之
謂八字已抵一篇游記洵然又謂王右丞安知清流
轉忽與前山通讀舟行若窮二語故應勝之愛之至
矣今觀其集有焦山記云石勢益奔峭樹木膠韞幾
於無路峰轉境開倏復軒豁蓋學柳文也雖摹寫之
巧竟讓自然之妙

柳州河間傳云隍州西浮圖兩間叩檻出魚鼈食之
河間爲一笑蘇子美詩松橋叩金鯽竟日獨遲留蘇
東坡詩叩檻出魚鼈時取一笑粲又我識南屏金鯽

魚重來拊檻散齋餘。蓋皆本柳州也。又陸放翁入蜀
記。池中龜無數。聞人聲皆集。駢首仰視。兒童驚之。不
去。予生長江戶。藩邸不忍池在側。近少時常往游焉。
亦有此娛。每讀諸子之作。爲之愴然。

放翁入蜀記。清秀可愛。至記奇偉峻拔處。范石湖吳
船錄。迥出其上。陳士業題詞云。蜀中名勝。不遇石湖。
鬼斧神工。亦虛施其伎巧耳。其言不誣矣。

石湖又有驂鸞錄。桂海虞衡志。並記桂林之勝。有云。
桂之千峯。皆旁無延緣。悉自平地崛起。特立玉筍。瑤
簾森列。無際其怪。且多如此。誠當爲天下第一。蓋桂

林在百越極南之陬。而其奇勝中州所無。猶我南紀
山水瑰偉絕特。冠乎天下也。昌黎之刺潮州。地既近
桂。而未嘗造觀焉。詠其山水。有碧玉簪青羅帶之語。
者。亦想像之餘。記其所聞而已。今我勢州與紀爲隣。
余徙住津城十年。亦願游而未能。每聞其勝狀。輒不
禁魂飛神逝。

張文潛雜書有云。余自金陵月堂謁蔣帝祠。初出北
門。始辨色。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城
壁。壕水或絕。或流。多鷓鴣白鷺。迤邐近山。風物天秀。
如行錦繡圖畫中。余以爲景中有畫。文中亦有畫。但

恐凡手畫不就爾

晁以道新城遊北山記寫幽邃之狀不減柳州其中有宿山寺一段尤奇曰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暮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窻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余嘗游京師夜宿嵯峨天龍寺中夜夢寤聞溪聲奔騰疑為風雨大至顧見窻虛月明老柏古松森然交影如蜥龍纏結之狀竦然不能復

竊以為平生奇遇以道之所記先獲我心
余嘗適伊州寓廣禪寺三旬檐前多古木一夜月明樹影交橫庭上顧而樂之誦東坡記承天寺夜游云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偶然之景寫得玲瓏透徹使人欲僊因謂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親宿山寺如吾輩者耳

伊勢並海而國諸峯自西北來氣勢橫逸若洪濤之奔奔到吾津城西一峯特立千仞者為經峯又其南陂陁而長者為曳布峯二峯東瞰大海紺碧千里決眦征帆飛鳥之外經峯西顧琵琶湖相距二日程見

若淡烟霏霽平鋪地上尤為奇觀余嘗登覽記之峯北又有雞足雀頭諸山余未能造觀焉

伊勢之海古人題咏頗衆而最顯者為二見浦余嘗往觀旭日焉海波作紫色島嶼縹渺在於虛無之間殆作僊界想沿浦而南至鳥羽城益多洲島譎詭萬狀好奇者往往操舟造觀焉然州南奇勝不止此山有能美阪巖有鸚鵡石東厓先生勢游志已畧記之

吾勢海濱每春夏之際往往見海市起友人遇者為余說之云有若樓閣者若人馬往來者若旌旗矛戟森然成列者皆在天半歷歷可辨一餉頃冉冉漫滅余嘗讀漢書天文志載海旁蜃氣象樓臺又觀沈括筆談等書紀登州海市事未能無疑今知其不妄也姑記之俟他日親觀云

津城之東為阿漕浦古歌所云阿古岐島是也其南為米津浦又其南為辛洲辛洲大神祠在焉青松白沙隨處可愛隔海望參尾之山風概絕佳又夏秋之間有釣魚之娛士庶多來游焉立干為之最未聞他所有此娛也其法方潮之滿連網屈曲圍繞海滋廣袤數町潮退魚不能隨留聚泚中可手捕也如棘鬣

鱸魚潑刺弗可掣者。罟而捕之。比目伏貼沙上。以而取之。雞魚最衆。大者逾尺。穿沙竄伏。纔露兩目。諦視之。乃知其處。遽入捕之。驚逸不可得。卽斂足。禹步掩而捉之。則獲。婦人兒子皆能之。所獲輒數百頭。或至數千頭。海濱又多竹蛭。潮退卽蟄。採者以一撮鹽入穴中。蛭以爲潮至。挺然突出。卽捉獲之。稍緩則縮入。就掘之。不見蹤跡。余生長東海。此皆所未經見。記之自娛焉。

佳蘇魚海味中尤清新而美者也。余江戶產也。遷住勢州。見兩地人同珍之。京之距勢不能三日程。其人

不甚悅之。大抵關西皆然。孟子云。天下之口同。今見其不然。何也。嘗觀僧兼好徒然草。言其有毒不可食。西人豈以此爲先入之說歟。余竊有所感。嘗作佳蘇說。曰。佳蘇臺灣府志所謂鮑鯉也。自古有之。但脯爲挺。供調餼之用而已。故名爲鯉。其生食之。古未之聞也。聶而切。瑩然如紅玉。脆而美。足以奴棘鬣而僕巨口細鱗也。春夏之交。薰風至。杜鵑鳴籬下。卯花皚然如雪。東人稱爲佳蘇之候。引領望之。其始上市。價十數千。人人爭購。恐後。或典賣衣裳。不惜也。其見貴如此。然東國貴之。西則否。亦有遇不遇歟。嗚呼。自江都

以前二千餘年。自京師以西三十餘國。此魚之不登。金鏃銀盤而死者何限。然魚之美則依然。為膾為脯。咸存於人。魚何憾哉。

黃山谷月觀記云。形勢之雄。足控制南北。豈直騷人羈客。區區登覽之勝。東曰海門。鴟夷子皮之所從逝。西曰瓜步。魏狸之所嘗至也。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也。而江之中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今覽而納諸數楹之地。使千歲之事。了然在吾目中。頗與坡公凌虛超然二記相似。余平生行旅之次。遇源平之所勝。敗南北之所隆。替織田豐臣之所

興滅。未嘗無二子之感也。風不_レ下_レ。林_レ代_レ。泉_レ歇。枚乘記廣陵潮云。江水逆流。海水上潮。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溫汾者。所滌沔者。邟然足駭。波涌雲亂。如三軍之騰。狀得甚壯。蘇老泉寫風水之觀云。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亂如霧。狀得甚奇。楊誠齋傲之云。風與水相遭也。為卷為舒。為疾為徐。為織文。為立雪。為湧山。細則激激焉。大則洶洶焉。鞠焉。不制於水。而制於風。惟風之聽。而水無拒焉。雖不及老泉之奇。亦俊隋可喜。

沈存中筆談以爲瀟湘八景圖始於宋迪然米海岳既有詩序及跋文其跋謂據李營丘所畫按營丘五代宋初之人先宋迪百餘年矣又佩文齋書畫譜論此圖有元暉而無元章何也序中寫風景宛有畫趣余以當卧游云

古人狀物之妙或畫所不及如莊子齊物論寫風一段是也蓋風之爲物飄忽無形弗可認視唯其吹萬物有聲可聽亦輕重疾徐隨物各異人雖有百口不能悉狀焉今漆園叟借林木諸竅寫出激謫叱吸種種之聲始覺可把握孰謂風不可捕耶柳州袁家渴

記云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翳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歲蕤與時推移從山而木而草而花而濤瀨而谿谷所遇異狀摸寫之工不減漆園

愛石莫若米顛畫石莫若倪迂而記石孰若子厚之妙乎黃溪小丘及柳州近治可游者等記摹寫並妙至萬石亭記尤爲奇絕又於石城山記謂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因惜其列於夷狄然遇子厚之筆得顯於天下石亦幸矣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云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

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是承上文仙
奕之山其鳥多秭歸而言又雷塘云云在立魚南是
又承上文立魚之山其形如立魚而言用多秭歸立
魚字如地名殊為新奇徂徠謂柳所創非也山海經
云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帝丹朱葬于陰汜林方三
百里在狺狺東狺狺能知人名其為獸如豕而人面
在舜葬西狺狺舜葬皆非地名子厚蓋本於此
柳州之後記山巖形狀尤奇者莫若孫可之龍多山
錄云北出其巔氣象鮮妍孕成陰煙屹石巉巖別為
東巖槎牙重複爭先角逐若絕若裂若缺若穴突者

虎怒企者猿踞橫者木
連軒櫺檻交攢欹撐兀柱懸棟危礎殊狀詭類愕不
得視又王陽明記月潭之巖云頊洞玲瓏浮者若雲
霞亘者若虹霓豁若樓殿門闕懸若鼓鐘編磬幢
纓絡若搏風之鵬翻隼翔鶴螭虺之糾蟠狻猊之駭
攫譎奇變幻不可具狀亦狀得奇
山城國東南隅有蓋置山為
屬我藩封內在伊賀上野城西三十里故余徙藩之
後得屢往游焉丁亥季秋吾
亦復載筆陪從益詳其勝狀山不甚大多巨石崇巖

或至五六十尺。形狀譎詭，皆足駭目，驚魄。而其尤奇者，爲石門。門石長六丈餘，兩傍盤石疊起，承之。去地三文許，望之巍然如城闕。其下空濶，可數人並行。左傍一小洞，窺之，闇黑。入數十步，得一竇，纔出如兒離母體，呼曰胎內竇。又有搖石者，在大盤石上，高及人額，可重數千鈞，以手撼之，則兀兀動搖，理之不可詰者也。於戲，疆內之勝有如此者，吾曹手筆凡陋，不能發其奇，可恨已。若得柳州入神之筆，寫而傳之，其名豈出於黃溪石城之下哉。

大和國尾山月瀨數村，植梅爲業，多以谷量，或有屬我藩封域者，在止野城南一里，余喜如伊州。適值花時，遂往覽焉。山勢奇峻，溪水清澈，花夾兩崖，累積萬玉，乘舟上下，其間杳然，覺僊路不遠。其勝故應冠宇內。然地甚幽僻，舊罕識者。但我藩人時往賞之耳。及至近歲，造游者稍衆，遠方之人或傳識之，亦非偶然也。余記得九篇，使畫工圖之，以供好游者之觀云。

天下名花古今首推芳野。余以爲芳野有山無水，未若嵐山之最佳也。嵐山花之多，雖遜芳野，巖槎牙而水清駛，方花時望之，槎之泛橋之卧人之來往坐立。

宛在畫圖中。余謂梅花以月瀨為最。而櫻花以嵐山為最。皆兼山川之勝故也。余嘗遊之。戀賞至夕。不能去。既遇月出。益覺嬋娟。遂留宿焉。翌早候旭日。升復出觀之。芳霧靄然。溢溪山。又為一奇。於嵐山之景。度幾盡之。

芳野一目千本。蓋後人所種。盛則盛矣。未能脫俗也。如瀑布櫻、雲井櫻及吉水竹林二院所。有真為名花也。瀑布櫻數十樹。附緣巖肩。自下望之。如銀河倒落。雲井櫻縹緲在高山顛。嘗邀元弘帝睿賞。有御製載新葉集。然則賞芳野花。豈獨在一目千本哉。

江戶名花。首屈指飛鳥山墨沱川。然形勝既不及嵐山。而游人猥多。又頗為殺風景。唯東叡山廣袤數里。雖游人衆。不損風景。山盡早櫻。又多老杉古松。殿閣宏壯麗而不靡。皆足與花映發矣。京師以早櫻名者。華頂山為最。亦未能比此地也。山舊為我藩別墅。故或稱上野。而清水黑門車阪等名。又皆襲伊賀上野云。

海內之觀。如富嶽琵琶湖。那智瀑布。松島天橋之景。為最大。如筑紫之火赤井之燈。大沼之浮島。亦為奇觀。其餘山水可觀者甚衆。多見先輩文中。若有好事者

校而輯之補其所無則亦得一部勝槩記矣
西土記都邑者有宋人夢華錄夢游錄等書足觀其
汴杭之盛明清人記燕都事者多有之亦記之不可
無者也我邦惡得倣之矣

翰王寺府藏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東厓翁嘗得觀
之有跋載其紹述文集謂為人凡千六百四十三禽
鳥魚獸凡二百八其盛可知矣平生恨未一見也吾
藩輿田氏藏明岳璿所撰之記余借覽其明清書畫
帖獲之亦可知其梗概也曰清明上河圖宋張擇端
所寫汴梁風景也圖中約千餘人各具體態無有同

者首一牧童騎牛而弄笛一士登橋一童抱琴隨之
又一人負囊而顧繼有騎行者有肩挑者有背負者
有鼓樂迎娶者有婦女攜子者或乘兜而遇友或對
舟而揖客或牽鞦而遲行或斷維而勇渡笑若有色
呼若有聲行若動止若靜無所不肖難以數記也遠
而揚帆近而或行或止者大小十二艘而綠楊文岸
白浪滔天則景色宛然逼真也執竿而起鶩者一人
沽酒而盜飲者一人市肉而較者二人市魚而較者
三人逐雀者一人臂隼者一人同走而戲謔相望而
疾馳不可數而記也車一輛驢七頭行吾知其高坐

吾知其賈。執物器而服役。倚門閭而指使。相顧相呼。種種各有生氣也。爭而有鬪。五人或勸而怒。或歡而笑。此市橋之情也。僧而丐于市者。三人或趨而觀。或迎而仆。此幼稚之態也。其他肩火而市。食携桶而汲。并兒啼而犬吠。亦已盡天下之技矣。其心猶未足奇也。作十人以槍刃戲者。填道觀之。老少聚首。奇形橫出。雖至明無以悉其名狀也。掌城門者二人。乘騾而入城者五人。戴而出。肩而入。皆商旅之役。懷資而往來也。有閉戶而讀者。喧而為貿易者。陶冶工匠。老弱男女無不畢具矣。猶以為未悉人間之事也。乃作世

祿之家。錦屏繡障。玉響金鞍。冠蓋迎候。莫盡擬議。則人無遺態。物無遺情矣。又作宮殿臺閣。山水樹木。龍桐鳳輿。粉黛紅妝。俱極詳備。為宇宙間一大觀。豈非不朽盛事哉。余自幼好畫。得觀古人名卷。若秋江征艦。春色牧牛。桃源王會之類。已稱絕品。未有若此卷之豐茂肆博者也。予愛之重之。不能釋手。因為之記。亦其大畧云耳。欵曰天順六年二月望日。大梁岳璿文璣書。

明周忱題觀奕圖云。王生以采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以食。見奕者而耽觀之。至于爛其斧柯。豈所謂力

本者哉。比歸而親戚鄉黨咸非其舊。可悼也已。一夫一婦不獲自盡。伊尹耻之。以戲迷愚人。使之老無所依。其果有是事耶。神仙亦未仁矣。其言太腐。以伊尹責神仙。未免不倫也。精里先生嘗爲舩橋碁伯題此圖云。余少暇。晷加以疏懶。興來對局。不能凝思。即使勉強竭慮。瞻前顧後。設著益多。其看入品以上碁。亦不耐煩。必欠伸退去。世之拙碁。皆然。非獨余也。因怪樵夫觀仙奕。不覺其久。豈深曉碁理。而然邪。抑仙手亦不甚高。聲如急霰。手如神狹。勝敗倏忽。以致樵夫忘歸也。果爾。則比柯之爛。不知結幾千萬局。恰好余

敵手也。然恐天上無有如此頑仙。故知此談。擲出於古人狡獪。設以警人耳。先生以笑話輕輕道破。爛柯之妄自見矣。是小品中最佳。而有關係者。孰謂東人之文不若西土哉。

柴栗山示塾生云。籠養小鳥者。捕獲鶯雛。患其聲澁。濁就老鶯善鳴者。使學其聲。俗謂之附子。雛初在籠。遷躍上下。躁然無少頃靜。忽聞老鶯一弄。便戢翼疑立。如諦聽者。越時始能動身。旣而低弄。如學之者。又如羞澁。怕人聞者。如此一兩日。乃能放喉。縱轉音響。劉亮可愛云。嗚呼。微彼小禽。尚思好其聲。而知希賢。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是亦小品之佳。而有關係者。余喜誦之。

鵲一鷲鳥耳。柳柳州鵲說可見其仁也。杜少陵義鵲行可見其義也。人而不如鳥者衆矣。噫。

吾侯嘗獵郊。放鷹。鷹方攫雁。雁羣來救。相搏。鷹人驅之。乃散。中有一雁不肯去。出死力抗鬪。與鷹皆斃。見者莫不感歎。嗚呼。方朋友急阨之時。來而相救者。尚不得衆。況於抵死不辭者乎。雁乎。鴻乎。吾從汝於泰清。

杜陵好咏馬。如九重神龍二句。尤為他人所不能道。

東坡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喑。僅八字而已。意氣之豪。何減少陵。

近歲西洋人輸駱駝。邦人少見。多怪。初駭其詭異。終笑其蠢癡。紛然喧於都市。吾聞駝之在西域。能察熱風。能知伏流。能負千斤之重。日行七百之遠。其能過牛馬遠矣。西人常資以為用。唯見其材能。未見其詭異也。今來在此地。殊而用異。徒充詭觀。遂嗤笑之。使駝有知其必為不平之鳴。已然則世人之所怪與所笑者。豈皆可信哉。

文祿朝鮮之役。我藩祖高山公與諸將俱入王都。

當時羣臣所俘之物。至今儼存者不尠。就中新七郎良勝所獲屏風一雙。畫寧邊圖尤爲可觀。余嘗適伊州。詣新七氏請而觀之。畫甚精緻。韓臣沈守慶記詩附筆畫穩秀亦可觀也。其記曰。嘉靖壬戌冬十月二十有二日。上命召臣守慶至承政院。下綃畫七幅。仍教曰。作記若詩以進。臣聞命兢惶退而奉展。則乃寧邊圖也。臣嘗叨受闡命于茲。畧觀其形勝矣。不文應製誠爲僭越。而獲觀內藏之畫。宛然曾涉之境。何其榮且幸也。試以所觀而參詳之。巖巒萃嶺。松檜參差。自北而延。表乎西者。藥山也。波流榮迴。灣瀨曲折。從

西而經帶乎南者。仇音浦也。粉堞隱見於疊嶂者。城郭之壯也。朱甍縹緲於五門者。譙樓之麗也。客館居中而宏敞。元帥及僚佐各有廳堂於其側。村廬撲地而稠密。官屬與軍民雜連。籬落於其間。屹立牙門之前者。曰運籌樓。常爲講射燕飲之所。翬飛塔淵之上者。曰決勝亭。乃是迎餞賓客之地。若鄉校若倉廩若兵器庫若土官司局。咸占方位。罔不得宜。蓋制度規模之極其備也。至於勝賞。則東臺高爽最絕。而北臺與之對。鐵瓮奇險無雙。而龍秋在其下。凡可坐可臨。可觀可喜者不一而足。此一府形勢之大槩。而古籍

文話
卷八
所稱天作之城甲於東方者果非虛語也謹按本府自高麗至我朝建置屢變世廟十一年合延州撫州而始名以寧邊遂置元帥之營國家之所倚以為要害者可見矣今我殿下勵精圖治宵旰憂勤四方無虞刁斗絕響而猶慮邊事之或弛於念特作是圖將欲置諸左右而常目之以思關防之重其保邦未危綢繆牖尸之意吁亦盛哉世之圖山水花鳥者實為無益而耽玩不已或至於喪志聖明之所為異於常情若此其遼夏觀省警飭之方可謂無所不用其極而古之連屏列箴者豈獨專美於前哉然地利不如

人和者孟子之嘉訓也在德不在險者吳起之格言也哲王知險之不足恃而唯務於德昏主以險之為可恃而不務於德此治亂興亡之所由分而古今之龜鑑也殿下覽是圖而瞿然曰險不足恃何以能保也則德日修而邊境自寧覽是圖而肆然曰險固可恃夫孰敢侮乎則德日衰而外寇隨至一念之間安危係焉臣於是圖深有所感而亦不能無懼也拜手稽首謹為之記皇明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日嘉善大夫行義興衛上護軍兼五衛將臣沈守慶奉教製進并書按我師入韓在文祿元年實為彼之萬曆二

十年上距嘉靖四十一年僅三十年而已蓋當時韓
王恬熙懈於位漸有敗兆故此篇有德衰寇至之言
其詩七言古風六十句又有以險為寶終必敗外寧
內憂言可拜之語蓋守慶彼中名臣以社稷為憂者
其言足訓也及我師入都城不守并此畫屏為人俘
去守慶之言不幸驗矣嗟夫居治忘亂驕侈浮逸以
取敗亡之禍何代無之然則守慶之言豈獨戒韓國
也哉

文話卷八終

010190526777

48-12892

